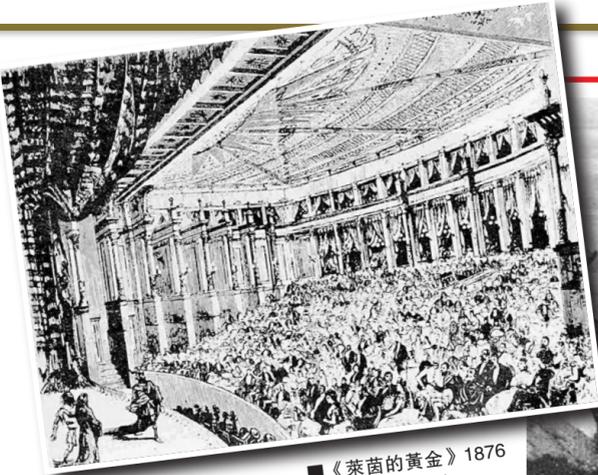


1876年8月13日，德國東部小鎮拜萊依特 (Bayreuth) 來了一班不常見的貴賓，劃破了平常的寂靜。

普魯士的威廉大帝和巴西國王佩得羅二世來了。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二世則靜靜到訪，生怕與普魯士大帝碰面，匆匆看過華格納綵排後就跑掉。文藝界同樣星光熠熠，哲學家尼采、作曲家聖桑和柴可夫斯基，還有好些報章傳媒的記者，總之熱鬧非常。他們爭相來這裡欣賞歷史盛事：華格納歌劇《指環》完整首演的開幕。

文：胡銘堯



■《萊茵的黃金》1876年在拜萊依特演出。網上圖片



■《萊茵的黃金》第一幕 網上圖片

華格納的拜萊依特

改寫音樂與文化的聖地

在首演前的四年，華格納為劇院奠下基石。這可說是他一生的心血，因為在他心目中，上演《指環》需要一座全新而獨特的劇院。《指環》之所以破天荒，其中一個原因是它宏大的故事，要花四晚才能完整上演。所以，他把劇院稱為「節日廳」(Festspielhaus)，就是以他的歌劇為主題，像聖誕與復活節般橫跨幾日的慶賀。

《指環》音樂豐富而澎湃，為了照顧那超級吵鬧的樂團，華格納着建築師設計了一個延伸至舞台下的樂隊池，小心地設計如何遮擋樂隊的樂器，讓樂隊與台上的歌手有更佳的平衡。

華格納在音樂上的革新，常有被提及。他把歌劇稱為樂劇 (music drama)，是要把音樂與戲劇看齊。旋律不只是為了好聽，而是為了切合文字的需要。要把劇做好，更需要優秀的舞台技術。他提倡總體藝術作品 (Gesamtkunstwerk)，就是一件作品包含所有的藝術領域。歌劇不再是唯音樂專美，而是集合戲劇、文學、舞台各家之大成。

而這座新的劇院，也改寫了歌劇的社會意義。

藝術面前人人平等

歌劇的發源地意大利，至今仍屹立着大量歷史悠久的歌劇院。欣賞歌劇，是上流社會的社交玩意。歌劇院裡有着不少包廂，舒適的座椅，私人的空間，讓一班親朋好友包廂欣賞。華格納的劇院，卻完全把包廂取消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行又一行的木椅。

把包廂取消，意味着在藝術面前，每位觀眾皆平等。由皇室成立的米蘭斯卡拉歌劇院 (La Scala)，在中央就設有特別大而顯眼的皇室廂座，讓最重要的皇室成員在寬闊的包廂中看戲。就算向來是共和國的威尼斯，她的鳳凰劇院 (La Fenice) 也有着 170 個同等大小的私人廂座。入場看戲，總得分是坐大眾分享的觀眾席，還是進地位不同的包廂。

來到拜萊依特，無論你身份如何顯赫，卻是與所有觀眾一同坐在偌大的觀眾席。就算來的是普魯士大帝

還是哪國君主，坐的座位與其他人的也一樣。沒有了廂座的隱密，看戲也自然得專心一點。在廂座中，或許可以靜靜喝酒，也可以跟身旁的朋友竊竊私語，笑談天地。來到與大眾平起平坐的席位，行為只能檢點。拜萊依特的木椅，更是著名的硬板凳，一點兒也不能稱得上舒適。想想以前的貴族，穿着華麗的晚裝，盛裝來到拜萊依特，看見一排又一排長長的木椅，要和其他人一起擠進裡面待幾個小時，不要說不能喝酒了，就連自由進出也不能。要想像他們的心情，一點也不難：想想要政府官員和尊貴議員赴晚宴時不能坐私家車，而要逼地鐵就成了。

《萊茵的黃金》首演風波

華格納還把觀眾席設計成我們現在熟悉的傾斜面，後排比前排高，好讓後排的視線不被遮擋。種種的設計改變，為的都是配合華格納藝術至上的理念。每個來觀賞的人，都是屏息靜氣專心欣賞，所有俗念都被拋諸腦後。

所以，華格納來到拜萊依特，都帶點朝聖者的心態，因為它是如此一座與別不同的劇院。雖然，它不是唯一上演華格納的地方，更不是所有華格納歌劇的首演地：《指環》的第一部《萊茵的黃金》(Das Rheingold) 1869年在慕尼黑首演，緊接着的《女武神》(Die Walküre) 首演於 1870 年。

華格納沉醉於拜萊依特的夢，為要實現它，幾近是竭斯底里。他一心希望能在完成四部歌劇時才一次過首演，但他的金主路德維希王，卻希望歌劇能立即公演。華格納無奈接受，但採取相當不合作的態度。他着友人不要去慕尼黑的首演，完全不幫助演員排練，還着手破壞演出。他寫信給首演的指揮：「把你的手從我的譜上拿開！這是我給你的忠告；否則，妖魔將跟隨着你。你最好留在歌廳中當你的指揮好了。」這種有破壞無建設的書信，華格納一輩子還真的寫過不少。結果，兩個半小時長的《萊茵的黃金》，佈景技術



■華格納 網上圖片

出現問題，令評論者都持保留態度。侏儒阿貝里希 (Alberich) 得開萊茵女郎保管着能統治世界的指環，從萊茵河谷把指環偷去，逃到自己所住的地底世界。當代的導演，還要為調度兩個截然不同場景而大費心思，可想而知在機械化舞台未普及之時，能做到的是多麼有限。

改變音樂路向

雖然如此，華格納的音樂，卻是在一開始時已被讚賞。向來對華格納口誅筆伐的樂評人，也稱讚華格納的音樂是「巨人般的天才」的心血結晶。而且，觀眾似乎也不介意只欣賞到不完整的《指環》，還稱這不完整的首演，提升人對欣賞完整歌劇的慾望。《女武神》最後一幕，以威風的騎士音樂開始，成為了《指環》中最具代表性的音樂。眾神之神沃坦 (Wotan) 因最寵愛的布萊希特 (Brünnhilde) 叛逆旨意而大發雷霆，但布萊希特所做的，其實就是沃坦心底壓抑的希望，就是保護有機會拯救眾神，取回被侏儒所奪指環的親生兒。結果他把兒子殺掉，而沃坦與布萊希特辯論，扣人心弦。沃坦最終把布萊希特貶為人，讓她睡在烈火中央，待以後真正的勇士把她喚醒。《女武神》的音樂緊張而動人，最終留下未完滿的結局，讓人期盼着真正結局。

■拜萊依特節日廳 (Bayreuth Festspielhaus) 網上圖片



香港管弦樂團 (港樂) 將於1月22日和24日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，呈獻華格納規模宏大的《指環》四部曲之一《萊茵的黃金》歌劇音樂會。指揮梵志登將帶領港樂、國際知名歌唱家葛納 (飾 Wotan) 和迪楊 (飾 Fricka)，與觀眾一起踏上傳奇之旅。節目查詢請致電+852 2721 2332 或瀏覽www.hkphil.org。

香港為張愛玲主場

文：張錦滿

在1944年發表於上海《雜誌月刊》的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為甚麼又會在2014年12月搬上香港舞台呢？我認為最重要理由是，張愛玲觀察和分析中國男女性格及其愛情與婚姻的看法，仍然適用於今天海峽兩岸四地的華人社會。此外，張氏描畫男人（最理想的現代中國男人）和女人（聖潔妻子、熱烈情婦）的內心世界，深刻獨到且精彩，在今天仍然是華人文學中最傑出作品，實在值得搬上舞台，接觸更多今天年輕人。



■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

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全篇小說以第三身旁白來敘述，形式與眾不同，正好讓胡恩威導演與何秀萍編劇來發揮。何秀萍與胡恩威，今回成功應用說話劇場形式，在台上直接讀出張愛玲小說原文字句，高度呈現張愛玲文字精萃，又以視覺美感和多元（包括歌唱、廣播、投影）的舞台方法，突出演員魅力，造出不少新鮮舞台效果。張氏小說多番讓香港劇場人展身手，她在京下有知，足堪告慰。

何秀萍乃香港商業電台監製和主持，節目一向具強烈個人色彩，而今回她把張愛玲小說搬上舞台，亦運用她熟悉的製作廣播電台節目方式。

在文化中心大劇院舞台上，放置有巨大收音機佈景。演出開始，先響起錄音訪問，何秀萍以廣播節目主持人身份，與兩位女演員對話。何用廣東話提問，而來自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的尤美和台北的高若珊，則以普通話分別表達她們對戀愛、婚姻的意見。以這樣設計來讓現場觀眾先認識當晚演出的兩位演員，確給人耳目一新之感。

何秀萍的劇本是今次《紅玫瑰與白玫瑰》舞台演出的焦點。全個演出主要分三幕，分別是小說裡三個人物（佟振保、紅玫瑰、白玫瑰）的個人獨白。整個舞台演出，原來是

進念提供

男女演員三段個人獨腳戲，確實新鮮而特別。今次由香港穩重的楊永德以廣東話、上海艷麗的尤美講普通話、台北嫺靜的高若珊說國語，分別以三段個人獨腳戲，表達出理想現代中國男人、情婦、妻子等三種代表，內容和趣味皆豐富，相當可觀。張愛玲描繪中國人性格，入木三分，例如她寫佟振保與巴黎妓女那段兩小時交往，今天看來，仍栩栩如生。這位女作家一直受追捧，並非無因。

這部小說適合以個人說話方式在舞台呈現，而何秀萍與胡恩威靈巧掌握這個切入點，加上于逸堯負責音樂和作曲，而何秀萍又寫出適當的歌詞，有悅耳歌曲穿插，成功吸引年輕觀眾進入張愛玲作品裡。這個舞台製作，多少鞏固香港為張愛玲主場的地位。

老實說，在今天海峽兩岸四地，熱心張愛玲和其作品的，無疑以香港為首。在2001年，林奕華創作《張愛玲，請留言》，最先將此小說搬上舞台，表現出香港舞台創作面貌多元而勇於求新的特質。之後，張愛玲小說《半生緣》在2003年及2013年，分別有林奕華編劇、魏紹恩編劇兩個版本，皆由胡恩威導演，在兩岸四地舞台演出多次，更顯示出香港劇場爆炸力。

同意或不同意張愛玲小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其中一個寶藏，並非問題。重要的是你看過那位小說家給你講現代中國男人、聖潔妻子、熱烈情婦的內心世界。

2014 古典音樂界的個人回顧

文：鄭政恒

回望2014年，有幾場音樂會教人再三回味，以香港管弦樂團為例，辛奈斯基 (Vassily Sinaisky) 的「馬勒五」，謝利 (Alexander Shelley) 的西貝遼士第二交響曲，梵志登指揮的港樂四十周年音樂會，尤其是下半場的白遼士《幻想交響曲》，近乎完美，梵志登指揮的巴哈《馬太受難曲》音樂會也相當不錯。聲畫合唱節中的《安魂曲》，香港小交響樂團和青年合唱團有不俗的發揮，而小交在另一場音樂會中，奏出上乘的西貝遼士第七交響曲。香港國際室內樂音樂節也相當成功，第六屆在一月開始。香港本地年輕作曲家方面，以蔡世豪比較突出，他為「形象香港：也斯詩作命題音樂會」創作了幾首難忘的佳作。

本文不能就每一場音樂會逐一評說，而且有的之前寫了評論，也不想自我重複，且說一些印象深刻的音樂會和唱片，因為好或者不好，所以印象深刻。

先說不俗的：港樂的樂季揭幕音樂會。上半場的布拉姆斯第一鋼琴協奏曲，總算不過不失，留後才發力，布朗夫曼 (Yefim Bronfman) 比上季的蒂博代 (Jean-Yves Thibaudet) 稱職一些。這三年來的揭幕音樂會，都以鋼琴協奏曲打頭陣，但效果似乎都不及下半場的管弦樂作品，其實也可試試其他編排呢。

下半場則有華格納的《崔斯坦與伊索爾德》前奏曲及愛之死，奏出愛慾的張力，更好的是隨後李察史特勞斯《玫瑰騎士組曲》，最後的圓舞曲十分迷人，是梵志登的拿手好戲。另一場港樂音樂會，由辛奈斯基指揮的「馬勒五」也是上佳，抒情段落和力量的把握，都處理得相當成熟，甚有風範。

另一個有人讚譽的音樂會，是卡華高斯 (Leonidas Kavakos) 的小提琴獨奏會，有評論文章大讚這場音樂會，而卡華高斯也在2015年的香港藝術節載譽重來，我只好偷偷笑，就不作評論了，大家可以聽聽他的唱片，例如跟王羽佳合作的布拉姆斯小提琴奏鳴曲，比當日現場的表現好多了。

我想說說唱片，2015年的焦點有泰利曼 (Christian Thielemann, 2015年的香港藝術節來港，值得期待) 的布拉姆斯交響曲、杜達美 (Gustavo Dudamel, 也是今年來港) 的「馬勒七」、夏伊 (Riccardo Chailly) 的《孟德爾遜仲夏夜之夢》、慕達 (Anne-Sophie Mutter) 的《德伏札克》、葛莉萊 (Hélène Grimaud) 的《布拉姆斯鋼協》、波里尼 (Maurizio Pollini) 的貝多芬奏鳴曲全集等等，而小交也推出了以動物為主題的《就是古典音樂3》，頗有教育意義。

我個人最推薦的是，Max Richter 的 Recomposed - Vivaldi's Four Seasons，從中可以聽到一些古典名作被解構，化繁為簡，只取精要，走向簡約主義 (Minimalism) 和氛圍音樂 (Ambient music)，是後現代新音樂的力作。我2014年聽過大概二十多場古典音樂會，也為世界古典樂壇損失了阿巴度 (Claudio Abbado) 和馬捷爾 (Lorin Maazel) 兩位指揮大師而可惜。

展望2015年，港樂的《指環》四部曲之一《萊茵的黃金》，應該是城中音樂界的盛事。小交在中環 Fringe Club 的音樂系列 Good Music，也十分吸引，據說第一場相當成功，全場滿座，2015年再接再厲。